

安 鹿
鹿 鹿
著

鹿鹿安▼悬爱新作
一场相爱 / 一场救赎

你是哪颗星

Which
Star
/
Are You



和你的心一比

地上的灯火

都不过是生之微光

CS 湖南文艺出版社

你是哪颗星

Which
Star
/ Are You

星

鹿鹿安
/ 著

CAS
PUBLISHING & MEDIA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你是哪颗星 / 鹿鹿安著. -- 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8.7

ISBN 978-7-5404-8715-7

I. ①你… II. ①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93782号

中南天使(湖南)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你是哪颗星

NI SHI NA KE XING

作 者: 鹿鹿安

出 版 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刘诗哲

策划编辑: 徐 璐

营销编辑: 黄欣霖

封面设计: 杨 平

封面绘画: Nutdream

版式设计: 罗晓芸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145mm×210mm 1/32

字 数: 266千字

印 张: 9.5

版 次: 2018年7月第1版

印 次: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8715-7

定 价: 34.80元



001 | 楔子

004 | 第一章
何事秋风悲画扇

029 | 第二章
人生若只如初见

055 | 第三章
犹如故人归

079 | 第四章
春风十里柔情

104 | 第五章
夜夜流光相皎洁

128 | 第六章
风景旧曾谙

150 | 第七章
几回魂梦与君同

175 | 第八章
山雨欲来风满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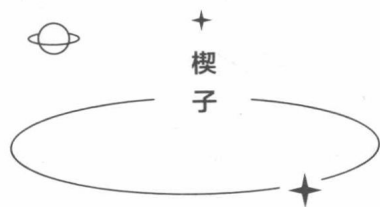
201 | 第九章
暗香浮动月黄昏

228 | 第十章
假若他日相逢

252 | 第十一章
永夜抛人何处去

277 | 第十二章
疑似前身伞下人

293 | 后记
小半



Which
Star — Are You

月色清冷，冷冷地笼罩着这片雪原。

寂静里，远远传来几声狼嚎，更显得这夜色凄冷可怖。

忽地一声枪响，似炸雷，炸开了夜幕。

叶缙双瞳放大，目露惊恐，扣响了扳机的手在寒风中剧烈地颤抖着。

“干得漂亮。”

面前的手机屏幕上，男人笑着抚掌。

叶缙双目赤红地盯着前方，有湍流迅疾而下，有个人跪倒在岸边，身形摇晃，最后支撑不住，一头栽倒在雪地里。

叶缙腿一软，被身边的人迅速扶住。

“把叶小姐安全地带回来。”

电话掐断，身边的黑衣人将覆在她手背上的手撤回，顺手拿回了那把手枪。

两个男人将她架了起来，拖着她离开，有人留在现场善后，翻滚着伏在雪地中的人将其扔向了湍流之中。

寒风萧瑟，吹散了所有的气息。

“韩非——”

叶缙大喊了一声，疯了一般挣脱开他们，拔腿朝着岸边狂奔。天空下起了冰粒子，砸在脸上一阵生疼，她扑向浸染了鲜血的雪地，膝盖猛地着地，一跪，再也不起。

流水淙淙，巨浪翻滚，触目都是漆黑，哪里还有那人的踪影。

雪落无痕。

她蓦地想起五年前，她手执利刃，准确地对那人的胸口，指尖冰冷，掌心却黏腻出汗。那人眼角含笑，目露温柔，伸出手臂拥抱住她，低头吻向她颤抖的嘴唇。

冰冷的刀锋，瞬间没入他的胸膛。

她是罪人。

从前是，现在是，永远都是。

开缘寺里香火绵延，有小和尚低眉顺眼执帚扫地，风过，钟声悠扬。

叶缙伏于蒲团之上，礼佛三拜，良久，才静静起身。

立于一旁的法师引她前往茶堂，青砖铺地，古柏参天，二人一前一后，脚步轻快。

叶缙忽问：“师父，佛门有云‘万般带不走，唯有业随身’，这业障真的不能消除吗？”

法师停步，回首慈悲一笑：“业，未造不遇，已造不失。恶业可以通过忏悔，令其清净。”

行至茶堂，有小僧奉茶，叶缙行礼谢过，忽闻法师开口：“他是你的梦魔？”

叶缙蓦地回眸。

“他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韩非。”她轻轻回答。

法师闭目，半晌又道：“上一次来，你口中的名字并不是这个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那个人叫邵宇峥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这个魔缠着你很久了。”

叶缙垂下眼眸：“五年了。”

法师轻捻佛珠，良久才问：“什么时候遇见了这位韩非？”

叶缙摩挲着茶盏，眼神迷离，目光投向窗外。

窗棂之中透进一丝微弱的光。

尘埃四起。

★
第一章



★
Which
Star —— Are You

不知道什么时候，雨势突然变大了，瓢泼一般，轰轰烈烈，天地之间都是银白色的雨幕，滂沱淋漓，却又显得异常寂静。

这座位于半山坡上的独栋洋楼里，一个人撑着伞匆匆走向门外。

铁门拉开，风裹挟着雨水扫了她一身。她顾不上擦拭，一眼就看到了那个倚在门旁的狼狈身影，衣裙全部湿透，贴在了身上。

“叶小姐，雨下大了，您还是赶快回去吧。”

叶缙的眼睛根本睁不开，她觉得冷，却又觉得有点儿热，脑子里晕乎乎的，可即便如此，她仍旧紧咬着牙关：“我不回去，我等韩先生回来。”

“我们家先生不见客的。”撑伞的人有些急了。这个星期内，这位叶家大小姐亲自来访了多次，可韩先生每次都将她拒之门外，她非但不放弃，反倒愈挫愈勇，瞧瞧这天气多恶劣，她这瘦弱的身子骨哪里受得了。

正在此时，远处传来汽车的声音，两人皆是蓦地抬头，循声看去，一辆黑色的越野车乘风破浪一般从雨幕中驶来。

叶缙立即站直了身子。

司机匆匆下车，撑起一把偌大的黑色雨伞绕到后座，车门拉开，过了很久，落地的却是一根拐杖，接着，才是一只穿着皮鞋的脚。叶缙往上看去，雨伞太大，遮住了那人的脸。

“韩先生，您回来啦。”身边的女佣立即迎上去，跟在他身后说了些什么，叶缙听不清，只眯着眼睛去打量。

那拄着拐杖前行的脚，缓缓到了她的面前，雨伞慢慢地移开，伞沿上坠下的雨滴连成了线。叶缙看到了他漆黑深沉的双眸，刹那间，她的心头一软，跟着整个身子都软了，微微喘息着，靠在了门边。

男人的目光落在她的身上，紧接着，眉毛蹙起，扭头吩咐：“请叶小姐进来坐坐。”

先前的女佣一惊，旋即反应了过来，急忙替叶缙遮挡雨水，搀着她走进了洋楼。

雨势不减，雨水“噼里啪啦”地砸向玻璃，叶缙捧着热茶，小心翼翼地坐在会客厅的沙发边角，她的衣服还是湿的，怕弄脏了这看起来就很珍贵的复古沙发。女佣宜春捧着干净的毛巾和吹风机过来，询问她是否要更换衣物，叫了几遍，她才缓过神来。

她的眼睛，一直看向楼梯上。

宜春瞅了一眼楼上，放低了声音：“先生很少下楼活动的，他一回来都会进书房待很久的。”

的确很久了，他请她进来坐坐，却并不招待她。

宜春见自家先生松了口，胆子也大了一些，趁着叶缙擦拭头发的空当儿，她问：“叶小姐三番两次来找我们先生是为了什么事？”

叶缙的动作停了两三秒，她接着揉搓起发尾：“我有问题要问他，很重要的问题。”

宜春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，再看了一眼楼上，依然没有什么动静。

夜色渐渐暗了下来，就在宜春打算问一问自家先生是否留叶缙吃饭的时候，楼上响起了声音。叶缙猛地抬起头，只看到二楼的栏杆处，那个人拄着拐杖笔挺地站着，两人的视线对上，叶缙看见他露出了很淡很淡的一抹笑容，是礼仪性的交待：“我刚刚通知了孟少，他应该马上就要到了。”

叶缙站了起来：“韩先生。”

楼上的人纹丝不动，连眉毛都没有挑一下。

她鼓起勇气继续：“韩先生真的不认识一个叫邵宇峥的人吗？”

没有回应。两人之间的空气渐渐凝固，宜春想着，是不是该去点盏灯？光线太暗了，天几乎黑了。正当她进退不能的时候，门铃声恰好响起，她心中一喜，赶紧去开了门。门外，一个身形高大的男人不请自入，穿着潮湿的皮鞋踏上地板，径直朝着叶缙而来：“叶子，跟我回家。”

叶缙没动。

来人一把抓住她的手腕，语气加重了许多：“叶缙！你这样会生病的！先

跟我回家！”

楼上的人终于缓缓下了楼，他看向二人，神色疏离，笑容也只是客套：

“孟少，又见面了。”

孟南照不情不愿地回应他：“是，没想到传闻中的韩家老么，竟然就是相识已久的韩先生。”

“韩非。”他惜字如金。

孟南照紧抿双唇，微微颌首，道：“我带叶子先回去，打扰你清修了。”

叶缙一步三回头地被孟南照拎了出去，然后丢到了他保时捷的副驾驶座上。安全带刚系上，她就打了一个巨大的喷嚏，孟南照恨恨剜了她一眼，可还是调高了车内的温度。

“淋雨好玩吗？”他的语气还是不善。

叶缙拉下镜子，整理着自己吹得半干的头发。

“现在知道要好看了？你看看你刚刚那个不人不鬼的样子，就算他是邵宇峥，肯定也会被你活活吓死！”

“啪”一声，她把镜子弹了回去，目光冷飏飏地从开车的人身上掠过，然后投向了银色的雨幕中。孟南照从后视镜里看了看她面无表情的脸，清了清嗓，说道：“韩非，韩家老么，自幼被送到国外，几个月前才首次回国。性格孤僻，深居简出，不为外人熟悉，也鲜有人见过其真实样貌。”

叶缙听着，一动不动。

孟南照继续：“师从父母，擅古物文玩的鉴赏和收藏，曾用化名‘不是’发表文章。叶子，他不是邵宇峥，你太执迷不悟。”

她知道，他的档案她都知道，早在一周前她就要求Coco去调查过他。

那天，她第一次见到了韩非。

而前一天，正是邵宇峥的忌日。

阿翘一直觉得她的女主人身上藏着一个秘密。

在一周前的那个晚上之后，她的女主人身上似乎又多了一个秘密。

那天深夜，她在客厅里等得快要趴在地上演示什么叫五体投地，挣扎着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，已经凌晨一点了，小姐还没有回来。她掐指一算，大概再过半个小时，小姐应该就会被孟少带回来。她盘算着时间，走到厨房开始煮一杯醒酒茶，烧水的工夫里，她困得打了个盹儿，险些没把自己给烫着。

门铃这时响了，她火急火燎地关上燃气灶，擦了手匆匆赶去开门。

“孟少，小姐她……”

孟南照艰难地扛起身边醉得不省人事的女人进了屋，毫不留情地将她扔到了沙发上，气儿都来不及顺，一手松了松皱巴巴的衬衫领口，一手指着餐桌上的水壶：“快，快，水。”

阿翘赶紧给他倒了杯柠檬水，送过去，小心翼翼地打量着他的脸色，不知这回小姐有没有招惹孟大少，她得见机行事。上一回，也就是去年的这一天，孟南照把小姐送回来的时候，气得在客厅里来回踱步，后来还打烂了一个价值不菲的花瓶，第二天自家主子就和他撕破了脸，直到他赔了一对景泰蓝来赎罪。阿翘十六岁来到叶家，这三年来，几乎每年的这一天，差不多都会重演类似的剧情。

“他妈的，一个死人还这么阴魂不散！”孟南照一口喝干了柠檬水，重重地把杯子搁在桌上，阿翘溜烟儿钻进了厨房，她要躲着点电闪雷鸣。盛好醒酒茶出来，孟南照正不顾形象地坐在地毯上，倚着沙发看向昏睡中的人。

可能是喝了酒的缘故吧，昏睡中的叶缇双眼紧闭，眉间一抹紧蹙，神态有些憔悴，整个人有着一一种颓废的美态，愈让人心生怜惜。阿翘把两杯茶送过去，怕打扰，正准备撤退，被孟南照叫住了。

“你留在这里照顾她吧。”

“孟少要走？”

孟南照撑着沙发站起来，勾起嘴角勉强笑了一下：“你不记得前几次她是怎么对付我的了？”

阿翹立即噤声，是啊，差点把他的脸给抓破了，就因为他没经过同意就自作主张地留宿过夜。其实阿翹并不明白，小姐和孟少一直是被外界传成佳话的金童玉女，两人也是订过婚的关系，但他们的相处模式却并不像对情侣，大人们的世界太复杂了，她还只是个孩子。

替小姐盖好被子正要离开时，她看到了她眼角残存着的未干的泪痕。

每年的今天，小姐总会把自己灌醉的。

阿翹叹了口气。

其实叶缙有千杯不醉的酒量，但酒不醉人人自醉。

她醒来得很准时，因为失眠，她每天清晨四点就会自动醒来。睁开眼，窗外有了点微微的光亮，她拥着被子静坐，渐渐听到了车马喧嚣。残留的酒精还在脑子里到处使坏，她并不能彻底从回忆里抽身而出，直到天光大亮，她伸手捂了下脸，两秒后，便缓过来了。起床后的第一件事不是洗漱，而是径直走到走廊尽头的一个小房间里，掩上门，一点声息都没有。

阿翹在楼下摆好了餐具，绕到楼梯口踮脚看了看，果然，小姐又进小黑屋了。她抓了抓头，又钻进厨房开始热牛奶。这时响起一阵剧烈的捶门声，她皱眉，不是有门铃吗？门一开，Coco姐手里捏着一沓报纸冲了进来，甩在餐桌上问：“叶子呢？”

阿翹指了指楼上。

“还没出来？”Coco愕然地抬头瞥了一眼，按捺着冲动坐了下来，“人都死五年了，灰都没了，还有什么好忏悔的？哪个神佛有工夫管她这点事。”

这时，楼上“吱呀”一响，叶缙踩着地毯静静地走了下来，身上套着的真丝睡衣很宽松，愈显出她的清瘦来。尽管宿醉，却并不显得狼狈，反倒透出一股子懒懒的疲态，对什么都无所谓似的。就是这股子无所谓，最让Coco生气。

“一大早脾气这么大？”她绕到主位上，拖过盘子，直接用手拿起三明治吃。

Coco把报纸推向她，动作太大，腕上的玫瑰金镯子磕出清脆的响声。

叶缙挑眉：“小心点，我们家的镯子，不便宜呢。”

Coco气得真想立即扑过去把这个妖怪撕个稀巴烂，一大早她就接到公关部的电话，全部在跟她报告最新的新闻，以及提出如何解决的意见，她这才后知后觉地知道，叶缙又给她惹麻烦了。

叶缙一边慢条斯理地切着香肠，一边看报纸上自己的照片，篇幅还不小。她当明星的时候都没占过这么大的版面，没想到自己接管了父亲的珠宝公司后，竟一天比一天红了起来。她合上报纸，把切好的香肠一块一块往嘴里送，一点都不着急的样子，点燃了Coco心里的火。

“你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不知道唐家是最难缠的吗？还非得这样明目张胆地挑衅别人？”

“她造谣我们卖假货啊。”

“那你就要骂她是假胸？”Coco一脸“大小姐你到底几岁了”的表情，恨不得把餐刀甩到她身上。

叶缙放下刀叉，擦了擦嘴，这才幽幽地开口：“我心情不好。”

心情不好，就敢在公众面前大放厥词，敢无视舆论媒体的大概也只有她叶缙，玉叶珠宝有限公司如今的一把手叶总经理了。

出门的时候，Coco想到了会有记者埋伏，但没想到会有这么多，她一脚踩下刹车，环顾四周，嘟囔起来：“来的时候还没什么人啊。”

叶缙拉开副驾驶座的门就下去了，Coco叫了几声都没唤回来，气得一脚油门把车拦在她面前：“你能不能乖乖听话？我不也是为了公司？”

“不，你是为了我爸。”叶缙淡淡地扫了她一眼，从包里取出墨镜戴上，“我开自己的车，你去应付他们，调虎离山。”

她驱车从车库出来，接好蓝牙，拨通了孟南照的电话。

这个点，孟南照应该还在美梦中。果不其然，响了好久才传来他沙哑的嗓音：“喂，叶子？”

“你帮我搞定唐明珠。”

“……色诱？”

叶缇的嘴角勾了勾，一脚油门踩了下去：“这个你擅长。”

车子加速冲出别墅区开进车流之中，等红灯的片刻，她从后视镜里看到了一辆跟踪的车，也不知道跟了自己多久，看来Coco的调虎离山并没有成功。趁着绿灯还未亮，她迅速变道钻了个空，在后面的车还没反应过来之前，跟着车流滑入了路口，右转，成功甩掉了跟车的狗仔。

精神一松懈，她脸上的表情也跟着放松了下来，昨晚的宿醉令她的气色有些苍白，但女人一旦涂脂抹粉，便也看不出几分憔悴来。她漫无目的地往前开着，在经过下一个路口时，红灯亮起，她徐徐停下来。她摘下墨镜看了眼路牌，想着等会儿左转，再绕一圈，应该可以回到去公司的那条路上，只是不知道还有没有守株待兔的狗仔。

这时右边的直行车道上缓缓开过来一辆SUV，正好停在了她旁边，她随意地扭头瞥了一眼，对方后座的车窗没有关，一个男人的侧影映入眼底，只短短几秒的惊鸿一瞥，她本还漠然的脸上，闪过一丝震惊。

仿佛前一夜里脑海中翻来覆去的影像，又突然活生生地出现在了面前。

宇峰……

她的嘴唇蠕动着，手心因为紧握方向盘而出了汗，刹那的愣神之后，她迅速挂空挡拉起手刹，推开车门就想要穿过去，这时直行的绿灯亮起，她看到那辆SUV已经缓缓起步，男人的侧脸逐渐消失在视线之中。

根本来不及细想，她迅速钻回车里，方向盘向右猛打，一个紧急变道，堪堪挤进了右边的车流之中，她听到了咒骂声，可她哪里管得了那么多，那个人就在前面不远的车子里，五年了，除了午夜梦回时分，她哪里还会想到能再遇见他。

邵宇峰。

她的眼眶开始发热，心中如潮水般动荡，随着心跳的加速，车速也越来越

快。她直直地盯着前方那辆SUV，风灌了进来，她的耳膜里却全是邵宇峥低沉迷人的嗓音。

他用法语轻声地问她：你还好吗？

他挑着眉一副戏谑的口吻：以为我对你有兴趣？

他难得口拙地安慰她：我在这里，别怕了。

他无奈，却仍旧耐着性子：别哭了，女孩子怎么这么能哭？

他用尽最后一丝气力贴在她的耳畔说：叶缇，以后看到星星，我一定能想起你。

眼前的视线朦胧起来，她迅速用手背拭去那层水雾，突然车身猛地一震，她急忙抓稳方向盘，一脚踩下了刹车。

那辆SUV再一次从她的身侧驶过。

车外所有的嘈杂声仿佛都被她自动屏蔽，只有邵宇峥的声音在耳边：叶缇，你真是我见过的最傻的女孩子了。

是啊，她多傻，他明明都已经死了。

叶缇，邵宇峥他已经死了啊！

她俯下身，趴在了方向盘上。直到被她追尾的那辆车的车主前来敲车门，她才艰难地抬起头来：“抱歉，我负全责。”

孟南照赶到叶宅的时候，叶缇正蜷缩在沙发上，抱着抱枕魂不守舍。阿翘迎他进来，用目光示意了一下自家小姐，然后无奈地摇了摇头。从上午突然返回家到现在，整整六个小时了，午饭也没吃，连水都没喝一口，跟撞邪了似的。

原本孟南照还想骂她几句的，可看着她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，哪里狠得下心。他端着阿翘又热好一遍的饭菜坐过来，柔声劝着：“你这也不算什么车祸，小追尾而已，车也没什么损坏，最重要的是你人没事，别怕了，都过去了，以后要是心里有阴影，就让司机接送，大不了还有我啊，随叫随到。”

身边的人依然一动不动，他叹了口气，把勺子塞进她的手里：“来，乖，吃点东西吧。”

她根本不使力气去抓，勺子又落了回来，孟南照咬咬牙，再接再厉，换了一碗汤到手边，舀了一勺送到她唇边：“那我喂你，张嘴。”

叶缙缓缓地转动着眼珠，半晌才定焦到他的身上：“南照。”

终于有反应了，孟南照竟激动了一下：“我在。”

“我想去看看宇峥。”

孟南照心里“咯噔”了一下，勺子也跟着重重落回碗里，碰撞出一声脆响。他搁下碗，扯了几张纸巾胡乱地擦着溅到手背上的汤汁，装作不经意的口吻问：“现在？”

“嗯，我昨晚一直在做梦，白天也有些稀里糊涂的，要不是把别人看错成邵宇峥，我也不会出车祸。”

纸巾捏成团，准确地投入到垃圾桶之中。对叶缙的要求，他从来没有说过NO，就像现在，反而还要一派轻松：“好啊，我送你去。”

“不用了，我想一个人，司机送我就好。”

他沉默了一会儿，退一步：“我把阿山派过来给你用，他跟我多年，他在我放心。”

其实叶缙很少来这个位于远郊的陵园，因为她不太敢面对邵宇峥，如果不是自己当初太冲动，他也不会死，她那时候的确恨过他，却从来没想过让他死。

墓碑上的照片积了灰，她上前用手擦了擦，终于与照片中的人对上视线。那还是他二十岁时的照片，年轻阳光，朝气蓬勃，是她从未见过的模样。她遇见他的时候，他已经是个沉默寡言的成熟男人，身手不凡，且手段高明，她倾慕于他，他却从未透露过半个“爱”字。

叶缙站立了一小会儿，匆匆离开。